

法捷耶夫文集

第三卷

〔苏联〕法捷耶夫著

★青年近卫军

王士燮 译

青 年 近 卫 军

王士燮 译

战友们，迎着朝霞前进！
我们用刺刀和霰弹开路……
为了让劳动主宰世界，
为了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
战斗吧，工农青年近卫军！

——青年之歌

第一部

第 一 章

“不，瓦丽亚，你只要看一眼，这真是美极了！太美了！好像雕塑似的……可是它不是大理石的，也不是雪花石膏的，而是活生生，却又冷冰冰！多么精致玲珑，不是人工能造的。你看它飘在水上，纯洁端庄，一尘不染……看那水上的倒影，甚至分不出来，哪一个更美。再看看它的颜色，仔细看看，不是白的，不对，它是白的，又有那么多的色调：黄微微的、粉嘟嘟的，还带点儿天蓝色，里面充满水分，好像珍珠似的，真叫人眼花缭乱——这些色调，恐怕人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说话的是个梳两条辫子的姑娘，头发黑而带髻，穿一件白得发亮的上衣，正从柳条丛里探出头来，往河里望，一对黑眼睛美丽而湿润，仿佛突然睁大了，射出强烈的光芒，使她那样子更像这朵在幽暗的河水里映照出来的白莲花。

“你还有闲心看花！乌丽亚，你这人真怪！”另外一个姑娘叫瓦丽亚，回答着，也从柳条里探出头来。她颧骨略高，还有点儿翘鼻子，但是因为青春焕发，心地善良，脸孔也显得好看。她并不是看莲花，而是心神不定，顺着河岸搜索，寻找那些走散了的姑娘。“喂！……”

“哎……哎……哎！”就在跟前有几个姑娘的声音应和着。

“快来！……乌丽亚找到一朵白莲花。”瓦丽亚说，用亲热而带嘲笑的目光看着好朋友。

就在这时又响起一阵炮声，轰轰隆隆，好像远方沉雷的回声，从西北，从伏罗希洛夫格勒传来。

“又打炮了！”

“又打炮了……”乌丽亚小声重复着，刚才还奕奕有神的眼睛变得暗淡了。

“难道这次他们会打进来吗！我的天哪！”瓦丽亚说。“你还记不得，去年我们多么担惊受怕？却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去年他们打得没这么近。你听听炮声有多响，听见没有？”

她俩都一声不响，侧耳倾听。

“我一听到这炮声，再看看天空多么晴朗，看看树上的树叶、脚下的草，觉出来草被太阳晒得热呼呼，散发着香味，就觉得心里非常难过，就像这一切马上要离开我而一去不复返了。”乌丽亚激动地说，声音深沉而宏亮。“这场战争好像使我的心肠变硬了，凡是能叫人心软的事，我们都学会了不理它。可是突然心又软了，觉得一切都可爱，一切又都可怜！……你知道，这话我只能跟你说说。”

她俩的脸在柳叶中间靠得非常近，连呼出来的热气都混合到一起，她们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瓦丽亚的眼睛是浅色的，显得善良，离得很宽，带着温顺和崇拜对视好朋友的目光。而乌丽亚的一对大眼睛是深褐色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眸子，长长的睫毛，乳白色的眼白，神秘的黑眼仁，仿佛从眼底又放射出强烈而湿润的光芒。

远处炮声隆隆，连河边洼地里的树叶都被震得轻轻摇颤。每次炮声一响，在姑娘们的脸上便有一阵不安的阴影掠过。

“你记得昨天傍晚在草原里有多么好，记不记得？”乌丽亚压低声音问。

“记得。”瓦丽亚悄声说。“夕阳多么美，记得吧？”

“是呀，是呀……你知道，大家都说我们的草原不好，说太寂寞了，一片红黄，土冈连土冈，仿佛这里住不得似的，可我喜欢。记得小时候，妈妈身体还健壮的时候，常在瓜地干活。我还小不点儿呢，躺在旁边，仰脸看天，心里想，看我能望得多么高，你明白吗？我想望到最高的地方。可昨天我们观看落日，我的心里就非常难

受，然后又看到那些汗淋淋的战马、大炮、大车，还有那些伤员……红军战士从旁边走过，都疲惫不堪，灰尘满面。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变更战略部署，而是件可怕的情况，真正可怕的情况，是撤退。所以他们才不敢正眼看人。你发现没有？”

瓦丽亚不声不响地点点头。

“我一看这草原，我们在那唱过那么多的歌，一看这落日，就憋不住要哭。可你看见过我哭吗？可你还记得天快黑的时候吗？……战士们在黄昏中接连不断地走过去，炮声也不断，地平线上一闪一闪的亮光照得天都红了——这大概是在罗韦尼基——连落日也那么血红、沉重。你知道，我什么事也不怕，不怕斗争、困难、折磨，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有什么灾难笼罩着我们的心头。”乌丽亚说，眼睛里直冒火，这阴郁的怒火反而使她的眸子变成金黄色了。

“可我们从前的生活多么好，对不对？乌丽亚。”瓦丽亚说着，已经热泪盈眶。

“世界上的人本来都可以活得很好，只要他们愿意的话，只要他们能理解到这一点！”乌丽亚说。“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她一听到其他姑娘们的语声，便换成孩子气的口吻拖长声地说，眼里也闪耀出调皮的神色。

她一下子甩掉穿在光脚上的便鞋，用晒黑了的手一把抓起深色裙子的下摆，大胆走进河里。

“姑娘们，白莲花！”从柳条丛里突然钻出一个小姑娘，高声喊道。她长得瘦小灵活，一对男孩子似的眼睛，天不怕地不怕。“不许动，是我的！”她尖叫一声，急忙用双手撩起裙子，露出光着的晒黑了的小腿，跳进水里，溅起一片琥珀色的水珠，溅了自己一身，也溅了乌丽亚一身。“哎呀，这里这么深哪！”她笑着说，一只脚陷进水草里，连忙往后退。

姑娘们一共是六个，有说有笑，一齐来到河边。她们跟乌丽

亚、瓦丽亚和刚刚跳进水里的小姑娘萨沙一样，都穿着短裙和朴素的上衣。顿涅茨草原的热风和骄阳仿佛有意突出每个姑娘的健康体魄，给她们染上了不同的颜色：有金黄的，有黝黑的，有的像在熔炉里烤过，胳膊和大腿、脸和脖子，直到肩胛骨都是一色红。

世界上的姑娘都是这样：只要有两个人以上聚在一起，就谁也不听谁的，只管放开嗓门尖声尖气地说，声调抬到最高限度，仿佛她们说出的话都是非说不可的，而且要让全世界都能听得见，让全世界都能知道。

“……他跳伞下来的，不骗你！长得可漂亮了，带髻的头发，白白净净，眼睛好像黑扣子！”

“可惜我当不了护士，说真的，我一看见血，就吓得要死！”

“难道真能扔下我们不管吗？你怎么能那么说！这不可能！”

“哎哟，这莲花多么美呀！”

“玛亚，你这个吉卜赛人，要真把你扔下呢？”

“你看哪，萨沙，萨沙！”

“一下子就爱上人家了，你可真是的！”

“你们这些疯丫头，小心淹着……”

她们讲的是顿巴斯略带粗俗的混合语，既有中俄省份的俄语，又夹杂着乌克兰土语、顿河哥萨克的方言，还采用亚述海各个港口——马里乌波尔、塔甘罗格、顿河罗斯托夫——的说话方式。但是不论世界上的姑娘们说什么，在她们的嘴里都会变得悦耳动听。

“乌丽亚，我的好姐姐，你采花有什么用？”瓦丽亚看好朋友往深处走便说，并用离得很宽的善良的眼睛担心地望着她。这时乌丽亚不但把晒黑了的小腿伸进水里，连白净的膝盖也被淹没了。

乌丽亚用一只脚小心试探长满水草的河底深浅，把裙子撩得更高，连黑裤衩边也露出来了。她又往前迈了一步，低低弯下颀长而匀称的身子，用空着的手抓住莲花。一只沉甸甸的辫子滑落下来，辫梢开了，蓬松的黑发顺水漂起来，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乌丽亚

用手指最后一使劲，就把莲花摘了下来，还带着长长的茎。

“好样儿的！乌丽亚，你的行为完全可以获得联盟英雄的称号……不过不是苏维埃联盟，而是，比方说我们五一矿区疯丫头联盟！”萨沙站在没腿肚子深的水里，睁圆了男孩子似的褐色眼睛望着乌丽亚说。“把花给我！”她把裙子用膝盖一夹，用麻利的细手指把莲花插进乌丽亚的黑头发里。乌丽亚的鬓角和辫子都有挺大的发髻。“哎哟，你戴上可真好，让人羡慕死了！……等等，”她突然说，抬起头倾听着，“什么地方有嗡嗡声……听见了吗？姑娘们！真该死！……”

萨沙和乌丽亚迅速上了岸。

大家都抬头仔细听这断断续续的嗡嗡声，忽而细得像胡蜂，忽而变得低沉而响亮。她们极力在白热化的天空中寻找飞机。

“不是一架，而是三架！”

“在哪儿？在哪儿？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是听声音听出来的……”

三架飞机的发动机发出颤动的声音，忽而连成一片可怕的嗡嗡声，忽而又彼此分开，有的尖利刺耳，有的低沉响亮。飞机已经飞到她们的头顶上，虽然看不见，却好像机翼的阴影从她们的脸上掠过。

“它们大概奔卡缅斯克，想炸渡口……”

“也可能是米列罗沃……”

“你还说是米列罗沃！米列罗沃早都丢了，你难道没听昨天的战报？”

“反正一个样，仗在南边打。”

“姑娘们，我们怎么办呢？”大家议论纷纷，情不自禁又去听远处的炮声。这炮声好像离她们越来越近了。

不论战争多么残酷可怕，也不论战争给人带来多么惨重的损失和痛苦，年轻人有着健康和人生的欢乐，带着天真善良的利己主

义，怀着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只要没到大祸临头，只要还没打破他们的幸福生活，他们是不会、也不愿意在共同的危险和痛苦后面看到自己的危险和痛苦。

乌丽亚·格罗莫娃、瓦丽亚·费拉托娃、萨沙·邦达列娃和所有的姑娘，是今年春天刚从五一矿区的十年制学校毕业的学生。

从学校毕业，在青年人生活中是件大事，而在战争年代毕业，就更非同小可。

去年战争一开始，高年级学生——大人还把他们叫做孩子——便到克拉斯诺顿市附近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矿井，还有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机车制造厂，干了一夏天活。有些学生还到过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这个拖拉机厂现在已改成制造坦克了。

去年秋天德国人曾经打到顿巴斯，占领了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整个乌克兰只剩下伏罗希洛夫格勒州还没被德国人占领。乌克兰政府跟部队一起从基辅退却到伏罗希洛夫格勒市，而伏罗希洛夫格勒州机关和斯大林诺（以前叫尤佐夫卡）州机关，现在都设在克拉斯诺顿市。

直到深秋南方战线稳定以前，从顿巴斯的德军占领区一直有逃难的人络绎不绝，经过克拉斯诺顿往西走，把街上棕色的污泥踩得稀烂。似乎由于他们的靴子把草原上的泥土都带来了，街上就更加泥泞不堪。在校的学生本来准备跟学校一起疏散到萨拉托夫州，后来疏散计划撤消了。德军在离伏罗希洛夫格勒很远的地方就被挡住了，顿河罗斯托夫也从德军手中夺了回来，到冬天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红军开始进攻，于是人们以为平安无事了。

战争初期，父兄纷纷上前线，家里显得空落落的，如今舒适的家住进了外来人，或者在这里过夜，学生也都习以为常了——无论是克拉斯诺顿的砖墙、石棉水泥板顶的标准住宅，还是五一矿区的木头房子，甚至“上海”的小土房，都住有外来机关干部、驻扎在这里的和开赴前线的红军部队的指战员。

他们学会了辨别各个兵种、各种武器和军衔，辨别摩托车、卡车和小轿车的牌号，分辨哪种是自己的，哪种是战利品。他们一眼就能认出坦克的型号——不仅指坦克停在道旁的杨树底下笨重地休息的时候，钢板上蒸发着热气，而且指坦克轰隆隆地驶过尘土飞扬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公路或从秋天泥泞不堪而冬天覆盖着积雪的军用路上开往西方的时候。

他们已经不光凭外形，而且凭声音就能辨认哪是自己的飞机，哪是德国飞机，而且不论顿涅茨天空是阳光灿烂还是红尘万丈，或是繁星密布、甚至旋风大作，黑得像地狱一样。

“这是咱们的‘拉格’（或‘米格’、‘雅克’）。”他们若无其事地说。

“看，德国的‘密塞’来了！……”

“这是‘容克—87’，炸罗斯托夫去了。”他们满不在乎地说。

他们习惯于防空防化队的值夜班工作，肩上挎着防毒面具，在矿井或在学校和医院的屋顶上放哨。不论看到什么场面：远处的爆炸引起空气震荡、探照灯的灯光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夜空中远远地像辐条一样交叉起来、地平线上忽这忽那不时地升起火光、还是敌人俯冲轰炸机大天白日朝草原上拉得长长的卡车队投掷爆炸弹，然后又怒吼着用火炮和机枪向公路扫射，打得队伍和战马像被滑翔艇冲破的水流一样向两边散开——他们谁也不会心慌了。

如今他们爱到集体农庄的田野里去，在大草原里坐卡车迎风放声高歌；他们爱夏季的农忙时节，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收割籽粒饱满的庄稼，夜深人静坐在麦秸堆上亲切交谈，有时还发出笑声；他们爱在屋顶上度过漫长的不眠之夜，姑娘们把滚烫的手放在小伙子们粗糙的大手里，一连两三个小时都一动不动，看着朝霞在白色的山冈上渐渐升起，露珠在粉灰色的屋顶上闪闪发光，并从洋槐打蜷了的秋叶上落到小花园的地里，空气里散发着枯萎的花根在湿土里腐烂的气味和远处火场的烟味，听公鸡喔喔啼，好像世界上

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就在今年春天毕业了，告别了老师，告别了组织，而战争好像正在等待他们似的，直视着他们的眼睛。

六月二十三日，我军从哈尔科夫方向撤退。七月三日，好像晴天霹雳，收音机广播我军在八个月的保卫战之后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

接着是旧奥斯科尔、罗索什、坎捷米罗夫卡纷纷失陷，沃罗涅日城西阻击战到沃罗涅日近郊阻击战。七月十二日，利西昌斯克失守。突然，撤退的部队穿过克拉斯诺顿潮涌而去。

利西昌斯克就在跟前。利西昌斯克失守，意味着德军明天就会进入伏罗希洛夫格勒，后天就会来到这里，来到克拉斯诺顿和五一矿区。他们会闯进这连每棵小草都熟悉的街道，两旁的小花园伸出落满尘土的迎春和丁香，闯进爷爷的小苹果园，闯进关着窗板的凉爽的屋子里——屋里墙的钉子上还挂着父亲的矿工服，那是他下工回来去军事委员会之前亲自挂上去的；屋里每一块地板都是母亲用青筋暴起而又温暖的双手擦得油光锃亮，窗台上的月季是母亲亲手浇的，桌上的大花桌布也是母亲亲手铺的，粗麻布还散发着新浆洗的味——而德国法西斯随时可能闯进来！

在战事的间歇，会有一批少校军官在市里住下来，他们作风正派、明白事理、见多识广，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要在这住一辈子似的。他们好跟房东玩扑克牌，还说些快活的俏皮话，喜欢讲讲前线形势，到市场上买些腌西瓜，房东做甜菜汤时也舍得献出肉罐头。在副一号井的高尔基俱乐部和市公园里的列宁俱乐部总有许多尉官转来转去。他们爱跳舞，性情活泼，好像爱交际，又好像挺调皮——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些尉官走一批又来一批，总有很多新人出现，不过姑娘们对这些经常变换的黝黑英武的面孔习以为常，所以觉得他们都是自己人。

突然，这些军官一个都不见了。

上杜万车站本来是个平静的小站，克拉斯诺顿人出差或探亲回来，大学生在学校里读了一年书回家过暑假，到这里就算到了家——如今这个小站跟利哈亚——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线上所有的车站一样，到处是一堆堆的车床、弹药、机器、粮食和一群群的人。

从洋槐、槭树和杨树遮住的小房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声。有的是母亲在给孩子收拾行李，孩子要跟幼儿园或学校一起走；有的是送别儿子或女儿；有的是丈夫或父亲要跟单位一起疏散，正跟家人告别。有的人家把窗板关得严严的，里面一片沉寂，比母亲的哭声更为可怕——里面空空如也，或者只剩下一个老母亲，送走全家人，耷拉着黧黑的手，一动不动坐在里屋，已经泣不成声，痛苦好像一块铁压在心头。

一清早，姑娘们被远处的炮声惊醒，就开始跟父母争吵。她们劝父母马上走，光让她们留下来，而父母则说，他们这一辈子要到头了，而女共青团员一定得走，躲躲灾难。于是姑娘们匆忙吃上一口饭，你找我，我找你，出去打听消息。她们像鸟儿似的又聚在一起，酷暑和焦虑弄得她们头昏脑涨，便在哪个姑娘昏暗的小屋里或小果园的苹果树下坐上几个小时，有时跑到河边有树阴的冲沟里，暗暗预感到不幸的来临，而这种不幸，她们无论从感情或理智上都接受不了。

如今不幸突然降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也丢了，却不告诉我们一声！”一个小姑娘尖声说，她长得脸很宽，鼻子尖尖的，头发光滑得就像贴上去的，两根利落的小刷子朝前撅着。

这个姑娘姓维里科娃，名叫济娜，可是从小上学就没人叫她的名字，光叫她的姓：维里科娃、维里科娃。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维里科娃！没广播就是没丢。”玛亚·佩格利万诺娃说，傲气地兜起厚厚的下嘴唇，显得性子倔犟。其实她

长得很漂亮，一对黑眼睛，皮肤天生就像吉卜赛人一样黑不溜的。

今年春天毕业以前，玛亚在学校里担任团支书，养成好教训别人和纠正别人缺点的习惯，她总希望不管干什么都要循规蹈矩。

“我们早就知道你你要说什么：‘姑娘们，你们不懂辩证法！’”维里科娃学着玛亚的腔调说，学得很像，把大家都逗乐了。“要想让他们说实话——没门儿！从前我们一直相信他们说的话，现在可不信了！”维里科娃说，两只离得很近的眼睛闪着光，两只朝前撅着的尖尖的辫子好像甲虫的触角，雄赳赳地翘起来。“大概罗斯托夫也丢了，我们是没处可跑了，他们倒跑得挺快！”维里科娃说，显然重复经常听到的话。

“你真是奇谈怪论，维里科娃！”玛亚尽量不提高声音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是共青团员，还当过少先队的辅导员！”

“不用搭理她。”舒拉·杜布罗维娜悄声说。她的年纪比其他的姑娘都大，平时沉默寡言，头发剪得很短，好像男孩子似的，眉毛很淡，一对好害羞的浅色眼睛使她的面部表情显得很怪。

舒拉·杜布罗维娜原来在哈尔科夫大学读书，去年哈尔科夫被德军占领之前回到父亲家里。她父亲在克拉斯诺顿是个鞋匠兼皮匠。她比别的姑娘大四岁，却总跟她们成帮结伙。她以少女的纯真偷偷爱上了玛亚，跟她形影不离，正像姑娘们说的那样：“线离不开针！”

“不用搭理她。她是死脑瓜儿，你想给她换换，她可不干！”舒拉对玛亚说。

“把我们撵去挖了一夏天战壕，费多大力气，我足足病了一个月，可现在战壕里还有人吗？”小维里科娃并不听玛亚说些什么，只管说她自己的。“战壕都长满了草，这难道不是事实？”

苗条的萨沙故作惊奇地耸耸尖削的肩膀，瞪圆了眼睛瞅着维里科娃，打了一个长长的口哨。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注意听维里科娃说的话，显然并不在于维

里科娃说的是什么,而是由于目前局势混乱。

“情况的确挺糟,不是吗?”冬妮亚·伊万尼欣娜说,胆怯地看看维里科娃,又看看玛亚。论年龄她最小,几乎还是个孩子,腿挺长,鼻子和耳朵都大,深褐色的头发也很厚,拢到耳朵后面。她眼里闪烁着泪花。

冬妮亚最爱她的姐姐。战争一开始,姐姐就上前线当军医,后来在哈尔科夫一线的战斗中失踪了,于是她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怕的,无法挽回,两只忧伤的眼睛总是水汪汪的。

只有乌丽亚没参加她们的谈话,似乎对大家的激动心情不感兴趣。长长的黑辫子在河水里浸湿了,她打开辫梢,拧干了水重新编上。接着把两条湿漉漉的腿轮换着晒太阳,有时还低下头,仿佛倾听内心的声音。头上的白莲花在黑眼睛、黑头发的映衬之下非常好看。腿晒干了,她就用细长的手擦干脚掌。脚背又瘦又高,被太阳晒黑了,四处留下一圈白。接着又擦脚趾和脚后跟,用习惯的麻利动作把脚伸进鞋里。

“唉,我真傻,我真傻!当时人家让我上专门学校,我怎么就不去呢?”苗条的萨沙说。“是内务部办的。”她天真地解释说,带着男孩子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望望大家。“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留下来,待在德军后方,而你们甚至什么也不知道。当你们愁得要死的时候,我却若无其事。你们会问:‘萨沙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可我是奉内务部之命留下来的!我要把盖世太保的这些傻瓜,”她突然嗤了一声鼻子,用狡黠的目光瞟了维里科娃一眼,“把这些傻瓜当猴耍!”

乌丽亚抬起头,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打量萨沙。她脸上好像哆嗦一下,不知是嘴唇还是秀丽的薄薄的鼻孔。

“管它什么内务部不内务部的,反正我要留下!怎么的?”维里科娃说,气冲冲地翘起两根触角似的辫子。“既然没人管我,我就留下,从前怎么生活,就照样怎么生活。能怎么的?我是女学生,

按照德国人的观念，跟革命前的女中学生一个样。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能把我怎么样？”

“像个革命前的女中学生？！”玛亚突然叫起来，气得满脸涨红。

“本人刚从女中毕业，您见过没有！”

萨沙惟妙惟肖地模仿维里科娃说，逗得大家直乐。

就在这时，一声沉重的爆炸震得天摇地动，把她们的耳朵都震聋了。树上的枯叶和树皮的粉末也纷纷落下来，连河水都泛起波纹。

姑娘们吓得脸色苍白，有好一阵子都默不作声，面面相觑。

“难道是什么地方扔炸弹了？”玛亚问。

“它们早飞走了，再也没听见有新来的！”冬妮亚说，把眼睛睁得溜圆，她总是头一个预感到不幸。

就在这一刹那，又有两声爆炸，几乎连在一起——头一声非常近，第二声稍远，响得晚一些，震撼着四周。

大家不约而同，一声不响撒腿就往家跑，只见她们晒黑了的小腿在柳条丛里闪动。

第 二 章

姑娘们沿着顿涅茨草原跑去。草原被太阳晒焦又被羊群踩烂，一抬脚就扬起一片尘土。她们刚才还躲在树木葱茏的阴凉里，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河流经过的冲沟和两岸蜿蜒的狭长的林带，都离地面很深，只要跑出三四百步，无论是冲沟、小河还是树林都看不见了——草原把一切都吞没了。

这里的草原不像阿斯特拉罕或萨尔草原那么平坦，到处是沟沟坎坎。再往南北稍远的地方，有两条大土冈，是庞大的向斜层，